

战地记者讲故事



# 弹道有痕

■梁捷



插图：陈玉洁

炮身很烫，摸上去像火烧过一般炙热。阳光直照，训练场上的沙土闪烁生光。我走近轰隆隆的炮车，炮长许福山已经戴上工作帽，厚厚的耳塞紧紧箍在头上，目光盯着屏幕上的火炮参数，像一座雕像沉稳地立在舱内，吼出一声声口令。

这个入伍10年的炮长，敦敦实实的中等个儿，刚才陪我走到训练场时还有些腼腆，但越走近火炮，他的声音就越洪亮，眼睛里逐渐射出兴奋的光芒。

“咔”的一声脆响，供弹机把弹丸和药筒送入托盘，接着倏然一瞬翻入炮膛。瞄准手眼睛紧贴在瞄准镜上，把高低机、方向机摇得呼呼生风，耳朵警惕地接收着来自许福山的每一道指令，不时余光瞟一眼水准气泡。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10秒，就快速完成了射击准备。我注意到瞄准手的手指已经触到击发机的手柄，粗大的骨节似乎像钢铁一样坚硬。

车内几个炮手衣服透湿，汗水挂在他们沉静的脸上。炮手所有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丝毫没有赘余，显示出凛凛的威风。

训练结束，许福山给我讲了许多他这些年当炮兵的事。他说，炮连的兵，学的第一个专业是瞄准手。瞄准手是炮长苗子，能干上这个专业，以后才能当炮长。那年，连队要在15个新兵里挑5个瞄准手，许福山的成績一直很靠前，但跟同班的另一名战友比还是差一截。许福山心里琢磨过，一辆车上只能有一个瞄准手，他的训练成绩必须撑上来。

战友是本科第2年入伍的，学东西快，尤其是在火炮方向修正上，心算又快又准。月夜下，许福山站在火炮跟前，摸着冰凉的炮身，眼泪吧嗒吧嗒滴下来。班长瞧出了他的失落，叫住他，也不知如何鼓励他，只是又强调了一遍，多练“滚加滚减”，肯定会赶上。所谓“滚加滚减”，就是在纸上写下几个数字反复加减，来提高心算能力。

果然，按照班长的方法练习，后来几次比武下来，许福山跟战友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同成为瞄准手。

操炮，说简单也简单，基本的流程

容易掌握；要说难也真难，尤其是火炮瞄准时空回的修正，每个成熟的瞄准手都有自个儿揣摩出来的感觉，教程上又没有。要进入那种境界，就要像老兵说的那样——得把自己交给炮。那几年，很多次火炮比武，许福山所在班都打出了全营最好成绩。

几年后，许福山如愿成为一名炮长。第一次参加炮长集训，他做题又是最慢的。有经验的老炮长，三下五除二就算出来了，而他迟迟解不出。没有捷径，只能靠笨办法。夜里大家休息了，他一个人背着作业包找处僻静地方刷题，成绩也慢慢从不及格，提升到优秀。

过了一道坎，又翻一道梁，炮长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第一次阵地选择，他就栽了。一般而言，到达预设阵地后，火炮按顺序依次排开就行，但具体设哪个位置，考验着炮长的应变能力。那次，许福山按照正常间隔，选定一个地面相对平整的炮位，但训练一开始，他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车后一棵树把瞄准时需要参考的瞄准点挡得严严实实。他只能低着头跟连长汇报，然后跟其他炮长商量挪一下炮位。那天，虽然战友都很理解他，但他心里却难受了。

其实，炮长面临的考验远不止这些，许福山印象最深刻的是演习前的一次故障排除。那天上午，炮手们按照流程把火炮里里外外拆解擦拭了一遍。到了下午训练，负责装弹的一炮手开口时，突然发现握把按不下去，被一根本应弹回去的保险杠卡住了。

这下可急坏了许福山，他跟连长汇报了情况，又请教了几个老炮长，也都无解。许福山一言不发地钻回车舱，手掌在早已磨得光亮的舱壁上

来回抚摸着。无意间，他的手肘碰到了复扳杆，神奇的是，刚才一同卡死的复扳杆似乎微微动了一下。

许福山那天激动地跟我说，火炮也有灵性，你把它当朋友，它就会关照你。说这话时，他的声音有些发颤，眼角上有什么东西在闪亮。

借着复扳杆挪动的间隙，保险杠也腾出了一些空间，几个人用力提门，最终把炮门提了出来。接着，大家紧密配合，迅速换了一根新保险杠，才赶在演习前排除了故障。

当他向我讲述这些故事时，眼睛里始终闪着光。许福山告诉我，每次走进训练场，站在炮长的位置上，看着火炮在他的口令声中打出的威风和气，他的心里就觉得无比豪迈。

离开营区时，我注意到门口矗立着一座雕塑，是一个炮长带着几个战士，推着一门缴获的山炮，用指瞄法英姿勃勃地瞄着远方。据介绍，这个炮长叫李启元，在一次战斗中，他指挥的炮弹发直入敌人的碉堡，创造了百发百中的奇迹。当时，这个炮兵连队还被授予一面锦旗，称他们是“年轻健壮的炮兵”。

我凝视着李启元骄傲的眼神，陷入了沉思。我想，炮兵的骄傲来源于什么，不就是来自千百次操炮的历练吗？不就是来自他们百发百中的极致追求吗？什么是炮兵？只有当他的手触摸到火炮的时候，只有当他把那枚弹丸推出膛膛并精准向着目标飞行的时候，他才是一名合格的炮兵。火炮是炮兵的生命之源。如果说炮兵的人生有着不同寻常的地方，那一定是他的心灵曾被火炮击发时的轰鸣震撼过。我不知道，是这些炮造就了一名炮兵，还是炮兵赋予这些炮钢铁般的生命和性格。炮的秉性似乎已经渗入了一名炮兵的骨髓了。

我望着远处的训练场，傍晚的霞光披在炮车身上，炮兵们立在炮车旁，夕阳把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再看着近前这座雕塑，李启元的眼神，我似乎很熟悉，那是炮兵眼睛发出来的炽热的光。



梁捷

记者心语

采访带回一颗种子，我要把它种出花来，让大家都闻到军营故事的芬芳。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是时间的巧合，抑或刻意的安排？我在那年10月出发，独自踏上了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是为了去看一条河。

和世上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流一样，那条河流自然也有自己的名字——乌斯浑河。它既说不上宽阔辽远，也谈不上雄浑湍急，也难怪以说清它到底有多么惊心动魄、令人神往了。

但是，我还是想去看看它。在深秋时节去看看它。多少年以来，那条名叫乌斯浑的河流，就像一群脱缰的野马，一直在我的心里飞奔着。无数个难以成寐的夜晚，那如惊涛拍岸一般震耳欲聋的马蹄声，在我耳边一刻也没停息过它滚雷般的回响……

也许，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一尊矗立在牡丹江畔的群雕有关。作为一名战士，那时我正在大兴安岭脚下的某部队农场服役。机缘巧合下，我来到牡丹江市参观见习，不知怎么就走到了那座江滨公园。那是一座由花岗岩石材雕琢而成的塑像，足有十几米高、近百米长。远远看去，它高高耸立在那里的样子，就像是一座山，有着一一种巍峨的味道。群像中8名抗联女战士的形象栩栩如生，一个个目光刚毅，誓死不屈。此刻，她们正互相搀扶着，步入滔滔江水，赴死的那一瞬间被永远定格下来……

她们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要投江？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彼时，于内心深处翻涌的一浪浪感动，仅仅只是源自难以抵挡的群雕本身所带来的无比强烈的视觉冲击而已。待那一浪浪的感动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我便自然而然地将她们埋藏和遗忘在记忆中的某个角落里了。

十几年来，我调至北京某部继续服役。这年冬日的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介绍“八女投江”的文章，第一次知道了那8名女战士的名字，知道了她们为何投江，并记住了距离那座英雄群雕尚有百余公里之遥的乌斯浑河。

冥冥之中，我感觉到有一种滚烫的情感，开始在我的周身涌动起来。于无边无际的想象中，我一次又一次回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并且身不由己地走进了那段无比艰辛的抗战岁月。

10月中旬的一天，我终于到达林口县，乘车径直向八女投江遗址纪念馆驶去。

在河西的柞木岗，车子停了下来。抬头看去，山岗并不算高，想必是长满了柞树，树上的叶子已被秋霜染透，满眼一片斑斓的色彩。

环顾左右，我很快注意到在柞木岗下道路两侧分立着两块碑石。碑石很新，两人多高，分别镌刻着一行血红的大字：八女与战友露营地遗址、八女英雄战斗遗址。久久地凝望着碑石，于恍惚之间，我好似一脚踏进了那段苦难而又混沌的历史。

1938年10月，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那支西征之后连连遭遇挫折、伤亡惨重又深陷绝境的抗联队伍，不得不决定回师东返。10月8日中秋节这天，那支仅剩百余人的、其中有妇女团8名女战士组成的队伍，终于来到林口县境内一个叫山东屯的村子。短暂休整之后，队伍经东兴村北沟，继续往东北方向行军，又攀过了寒葱河等几座大岭，从小锅盔山绕过

# 去看一条河

■董村

刁翎的三家子村，奔向柞木岗山东方向的草甸子。因为此处有过河的道口，他们打算从此渡过乌斯浑河，向北经过马蹄沟、碾子沟，到依兰县土城子一带牡丹江边的克斯克山区，去寻找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及五军稽查处……

几十年前的今天，当那支几乎弹尽粮绝、衣衫褴褛的队伍，一步一步向我眼前的这座山岗和这条河流走来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信仰支撑着他们的顽强意志与羸弱躯体？天地苍茫，时空交错，我又看到了迎面走来的那支队伍愈来愈高大、愈来愈清晰的身影。

风从河道里刮来，一阵接着一阵，就像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喃喃低语，娓娓叙说着那一段生生不息的故事……

其时秋雨连绵，阴冷蚀骨。面前这条并不宽阔的河流，眨眼间浊浪翻滚。大水漫过了河边的草滩，淹没了岸旁的杂树。道口迷失了，没有渡河的船只，在不知不觉降临的暮色里，望洋兴叹的队伍不得不临时露营在老道口附近的谷地之中，等待着次日黎明的到来。

这是10月19日的夜晚，阴冷潮湿的秋风顺着河道与山谷席卷而来。抗联战士们不知有多久没有吃到过一粒粮食了，为了御寒，他们只得拢起十几堆篝火，借着燃烧的火光取暖……

然而，恰恰就是这十几堆篝火，暴露了他们的行踪。危在旦夕的抗联官兵，已经进入寒冷而又疲惫的沉沉睡梦里，而一张大网正徐徐张开……

次日拂晓，队伍整装待发。湍急的乌斯浑河水位仍在继续上涨，此时，河道口已被汹涌的洪水彻底吞没。师领导很快决定，派师部参谋带妇女团8名女战士先行过河。

正当她们向河水迈进时，猝不及防

的一阵枪声，从露营地东南方向传了过来。回身望去，一大批黑压压的日伪军如同潮水般向着大部队涌了过去，而她们却被隔在了河岸边。

千钧一发之际，妇女团政治指导员冷云立即进行战斗部署，将岸边的战友分成三个战斗小组，做好了与日伪军血战到底的准备。为全力掩护大部队突围，8名女战士一起向敌人的侧翼猛烈开火。

遭到袭击的敌人，一时无法分辨虚实，分兵向河边猛扑过来。大部队趁机冲出包围，潜入密林之中。当他们意识到8位女战士正身处危险境地时，即刻转身回身搭救。终因寡不敌众，伤亡严重的大部队不得不挥泪忍痛，向着柞木岗密林深处撤去。

经过一番顽强抵抗，受伤的8位女战士在打光了所有子弹之后，毁掉枪支，挽臂向着汹涌的乌斯浑河走去。霎时间，一发发罪恶的子弹蜂群般从背后袭来。在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中，乌斯浑河巨浪滔天……

突出重围的战士们终于找到了五军军部。柴世荣军长听完汇报后，亲自带队来到了乌斯浑河边，并下令沿河岸向下游方向寻找她们的遗体。在河谷的树丛中，他们找到了冷云等5位烈士的遗体。不久，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得知了这一噩耗。这天的日记中，他含悲忍泪写道：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标芳！

车子又往前走了一段，在几十米远的路口右转到了一座石板桥上。那座石板桥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建起的呢？匆匆一瞥间，默默流淌的乌斯浑河，从天际蜿蜒而来，无声地穿过桥孔，又继续向着远方奔流而去。

过桥而来，八女英烈半身铜雕静静地伫立在小广场上。她们一起将目光望向山下不远处乌斯浑河，似乎随时都在等待着发起那声“起队”的命令。

纪念碑的北侧，便是那座庄严肃穆的八女投江纪念馆了。在这里，我终于如此贴近地看清了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以及她们饱经战争苦难却依然亲切生动的面容。现在，她们从历史深处走来，连同永不凋朽的文字一起，正列队整齐、丰碑一般地站在这里。

天近黄昏，回程再次经过那座石板桥时，一轮夕阳正悬在对岸的柞木岗上。余晖如瀑，顺着山坡飞速滑进脚下的乌斯浑河里，顷刻之间浸透了整个河面，浩浩如血。

说话间，一阵山风骤起，哗哗啦啦摇动着岭上的枝叶，岸边的野草，如同合唱着一首挽歌……



## 长征

第6140期



战骑奔腾(油画)

李家文作

###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 我的翅膀缀满花朵

■赵 琼

是一粒种子，在春天对秋天收获的向往才使我们义无反顾去追逐蓝天那些白云一起飞翔

是一树蜡梅，在雪原那无悔的守望才使得那些紧锁天空的雨雪、雾霾阻挡不了我们触天的航向

是一只雄鹰，在蓝天那驭风的翱翔

才使我们以捍卫的姿势巡游九天让羽翼之下的大地在鲜花丛中尽显安详

其实，我们就是那些生长在春天的万里之鹏所有的羽毛全都被朝霞和青山还原为初心的原色哪怕在乌云蔽天的深夜心中的江山也永远缀满鲜红或饱含金色的花朵

在春天里飞翔我们更有理由将祖祖辈辈扛过来的这座长城全都放在自己的肩上并最终将这份沉重当作责任于日日夜夜

将安详、茁壮、富强等词汇当作种子，让它们 在盛世太平的田地里自由生长，并最终喷薄出像长江和黄河一样亘古而绵长的希望

我们是一双又一双缀满了将要成果的那些花朵银色的翅膀在蓝天之上为一幅版图的完整和葱茏用生命来进行巡航

#### 锚恋

■袁长立

我渴慕那蓝的梦眷恋着那海的锚——不怕被盐碱锈蚀不怕被海浪滔滔毁损竭力锚定的——是钢的意志是铁的信念是对大海的一往情深

我眷恋着海的锚正是这灼热的激流呼唤着我来这风大浪高的海上于是有了锚的军徽、锚的领章、锚的飘带锚一样坚定的姿态……